因寄軒文二集

寄來文十篇閱之[illegible]令人
欣快殊以乎氣論然[illegible]有
出賢君者勉力續學然後
爲國一人物也吾賢今
歲必題專精文大用功於文進
而待退有文字然何必能詩哉

況復當年可量耶 諸文體格已成就足發其子所望學之力厚則完錄十倍矣留過於師乃堪傳法須立志躋越老大乃爲豪傑耳 孫重不畏畏之賢友 姚鼐書

無所不備者其文乎盈天地間號物之數有萬而要得以氣體聲色盡之合夫文也者其氣有溫肅猶露雷霜雪之變遷其體多區別猶禽魚草木之羣分其采色參錯以成章猶元黃黼黻交施以為繢繡其疏數疾徐之節抑揚抗墜之音猶五聲六律之有清濁短長剛柔合止推之夭矯若游龍奮迅如震電波涌濤興如海水上潮而山立凡人

世之可喜可愕無不於文焉徵之文之為境大
矣哉管君異之年少於余者二十而其為古文
顧多於予當弱冠時姬傳先師已決其能出
人頭地矧又加以二十年之功耶今讀其文敘
述廣而潔議論奮以闢氣肖四時體包萬有
鏗鏘炳耀罔弗畢宣其殆無所不備者乎且夫
學問之道有進境而無止境昔蘧伯玉行年六
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

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夫文至氣體聲色其妙備矣而備之中又自有精粗淺深之殊致庸詎知今之所謂麤淺者非即昔之所謂精深乎庸詎知今之所謂精深者不為後之所謂粗淺乎異之之文膾炙人口見者輒持去余謂盡鋟諸板以免散遺而曰不可蚤年甫逾四十鋟之太蚤待君之年或庶幾乎噫異之之不自滿假如是需以寬閒之歲月積以堅彊之學力其

所造詎可為量數耶雖然予今老矣二十年後能保顏然尚存而序君之文乎哉幸而天假以年能保精神耳目之不昏瞶乎哉乃預為弁言以歸之

道光元年歲次辛巳仲春月休寧門愚弟

陳兆麒仰韓甫拜撰

因寄軒文二集目錄

上元管　同異之著

卷三

卷四

卷五

同里金　綬若洲氏校刊
江寗顧建亭刻字

上元管同

答陳編修書 道光元年

梧岡至得所惠兩書伏悉近祉慶慰慶慰見示與鄧鹿耕書理當而辭工良深佩服以同論之朱子解經於義理決無謬誤至於文辭訓詁名物典章則朱子不甚留神故其閒亦不能無失義理之得賢者識其大也文辭訓詁名物典章之得不賢者識其小也世之善學者當識大於朱子識小於漢唐諸儒及近代經生之說而又必超然有獨得之見然後於經爲能盡其全體而無遺求勝焉曲徇焉非私則妄均之無補於經也同夙持此論已成四書記聞數卷而路遠不可致先生作四書正義其與同見合乎否耶敬復不宣

答甘崎人書

前示大稿欲同删潤頃又惠以手書推之甚而望之深慈然不知所報同問之師曰詩之爲道意欲其高卑則下辭欲其雅俚則俗夫高必視乎所懷雅必視乎所學然則詩之爲道舍立志讀書無他術矣今之論者援國風樂府之作以爲詩貴性靈不取學問夫國風樂府出於閭巷小夫幽閨婦女彼其人皆偶然得之而執筆不能再作者也周召之雅頌屈宋之騷辭漢魏唐宋十數大家之作閎闊而典厚變化而離奇取之不窮探之不竭是則出於學問之詩而後人之所當效法矣今爲詩者不以十數大家自命而竊附於古小夫婦女之偶然小夫婦女之偶然卒不可得遂乃率其偶臆肆其手口不根之談無稽之說鄙倍纖溥叢積乎紙上此今人所以日爲詩而其詩日不善也論

者又謂詩本性情必學古人則古人又何學是大不然古之聖神觀鳥蹟而造書覩科斗而作字今爲書者舍說文玉篇則不能知筆畫祖述憲章自孔子不能不師古而爲詩文者矜其智出於孔子之上不亦傎乎由前之說可以植詩之本由後之說可以得詩之徑同之所聞於師者如此今亦以此告之足下而已大稿謹奉還略以鄙意識數語於簡端未必當也率復不具

戎政芻言序

著是書不能爲是事無用之空言也爲是事不能著是書用於己不能公於人用於一時不能公於後世雖愈空言君子以爲猶未善古之言兵者若劉秩蘇洵陳亮之徒皆原本韜略洞悉古今成敗作爲一書讀其言使人有躍馬橫戈萬里封侯之志其亦偉矣然其人未嘗一日立行陣幸而不用則蘇洵陳亮不

幸而用則唐之劉秩而已何也彼著是書固未嘗爲是事也至若漢衛霍耿鄧唐李郭宋曹潘之屬功業著疆場勳名垂竹帛而考其軍謀其文辭不少槩見君子又惜之古之人有言曰我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諒爲丈夫必當兼是也哉夫黃帝太公尚矣周之孫吳漢之淮陰諸葛唐之李衛公皆身爲將帥著爲兵書行之也效故言之也精言之也精故傳之也遠至於今列爲武經而用以取士夫豈偶然泗州雨峯陳公起行伍至總戎爲將二十年功名丕著性又好學能詩文喜親儒士閒乃以其訓卒行軍之法著一書曰戎政芻言如公者所謂著是書實能爲是事爲是事而又能著是書者也公於是刊而行之且屬某爲序某惟

國家承平於今且二百年矣鼠竊狗盜閒發卽誅故天下恬然

鮮言兵事然某以爲使四海之內將悉習兵兵皆知戰則所謂防禦隱然絕奸民覬覦之心而固萬世無疆之業者詎不愈歟也哉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古賢聖之用心其深如此陳公其近之矣

大魁考序 道光二年

科目興而大魁之選貴自隋迄元爲歲幾千相循不易沿及有明遂以身出之塗定其終身仕宦士苟得大魁釋褐數年必登卿相迄於今父兾其子師覬其弟妻孥故舊望其所愛與所知頌禱之辭舍大魁無別物云而科第之士至夸謂文有元燈密相授受及吾問問自隋以來士列大魁者姓名事蹟則得元燈者噤不能荅也吁抑陋矣哉吾友陳君寶田篤志好學博覽羣書業於醫無所發乃悉取史傳百家事涉大魁者抄撮辨訂爲

考數百卷以示人陳君之意一何勤也人物之生也或數十年而一有或數百年而一有或出類拔萃亘千萬年而一有若大魁者特三年一有者耳王沂公文信國後世知其賢不以是選而加榮姚淶楊維聰當時以爲笑不以是選而加辱大魁之於人其亦何所輕重也耶陳君曰子言固善然吾聞之旣觀書則當有所著旣考古則一事不可遺彼豔其名而迷其本末而他人又不爲指示則奈何予笑曰如是則吾無議矣遂書其言以爲大魁考序道光二年正月旣望同縣管同序（姚淶云云據何元朗叢說及閩百詩尚書疏證後見朱錫鬯明詩綜乃知其誣也急正於此）

國朝古文所見集序

予幼聞人言古文辭之善或並世而數人或數十年而一人或數百年而後有一人自明歸太僕有光死而世無人焉侯魏與

汪皆不得接乎文章之統他何論哉及予受學桐城姚先生先生之文出於劉學博學博之文源於方侍郎是三公者吾黨以爲繼太僕矣而外人謂阿其所好或不然焉外人言不足論要以見古文之難從事者希故知其眞者尠耳休寧陳君仰韓篤信好學一日示所選文名曰

國朝古文所見集其言曰

國朝佳文不止此此據吾之所見而已集內之作或因人以存文或因文以存人例不必同亦據吾之所見而已予觀其目則自侯魏三家下逮近今之作計已得數十人而予文亦竊玷其中嗟夫世人之論謂自太僕後無古文陳君據所見其人已至數十之多是何世人之嚴而陳君之寬耶夫嚴則刻刻則流於小人之爲寬則恕恕則入於君子之行是以立論不容苟而與

人無求備雖然數十君子之文其遂可以繼太僕乎其亦當區別以觀而抑猶有所待乎陳君知之予昧於文不能知也顧以予之昧於文而所作玷其中則陳君之覽其亦毋乃過甚矣哉

道光二年正月晦上元管同序

書蘇明允辨姦論後

蘇明允辨姦論詆斥荊公宋方勺泊宅編言其本末甚備頃見周密浩然齋雅談謂嘗見陳振孫說此論亦閃及二程此本贋說無憑而近世闢宋儒者多喜道之其亦謬矣明允之卒張方平為墓碣特載此文為荊公而作子瞻有謝書可考也當明允至京蓋在嘉祐治平之世其時歐公既為介甫延譽而潞公為相又請不次擢用以激奔競之風故論曰蓋世之名而賢者有不知若明道伊川則自神哲兩朝始出仕其於是論無一可合

為夫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者介甫之實事當其少年嘗見戒於韓魏公矣世豈有囚首喪面之二程也嗚乎道學之尊猶天地日月也縱使明允著論譏之於二程亦何損又況牽合臆決絕不考其當時之事彼振孫與密者亦何心哉

先墓記略序

同家本蘇州自明世宗時敬所府君遷江寧敬所府君生朗如府君朗如府君生二子長曰敘橋府君次曰敏橋公三世卒皆葬南門丁字橋敘橋府君生五子長曰成宇府君成宇府君生輯五府君兩世卒皆葬牛首獻花崖當是時明室初亡成宇府君憶不仕故墓碣題曰清故處士誠宇管公之墓其墓近背牛首遠丙方山高敞壯闊今俗呼曰管家山云輯五府君復生四子長曰書升府君始入學為諸生書升府君生二子長曰穎圖

府君始入太學以子官贈職文林郎而兩世者又別葬於牛首史家凹穎園府君生三子長曰諸生鑰北公次曰永平知縣須舟公季曰仁壽知縣晴雲府君晴雲府君同大父也生同父曰西京府君兩府君與須舟公及須舟公次子經歷紫瀾公又別葬於安德門故吾家墓地自一世至二世曰丁字牆自四世至曾祖統曰牛首吾祖吾父及伯祖從叔則稱曰安德門是皆同之本支自敏橋公以下分別派者皆不與當吾家盛時每省墓至者數十人而男年十六以上不至者輒有罰後自伯祖出仕家遭籍沒叔伯輩從死亾漂泊同又孤貧時時羈旅祭墓之禮蓋往往不備焉嗚乎吾行天下非一地一年矣每逢春秋過山隴田畔見人持楮錢一串麥飯一盂躬謁祖宗邱墓念我先塋誰爲祭掃車中馬上常涕下不可禁悲夫悲夫人欲得子孫如

我曾者又何益也先墓自須舟公長子從九學海公嘗爲之記然事隔二十年葬者增多而守墓之人亦了非舊矣會學海公孫依外氏於山西其母書來詢祖墓同乃詳記以貽之而并書大略以爲之序道光二年春三月望日同謹序

答俟念勤書

惠書及詩文皆已至而云前有見懷詩則至今未見豈浮沈耶所示文一篇雄健勁直勢如奔馬在他人誠不解辨然同謂猶有一病後人爲文不能不師古上者神合之次者貌肖之最下者販其辭故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今足下作文一篇耳首一節既用陳壽進諸葛集表次一節復用漢書王莽傳贊次一節復用賈生過秦結尾二語又用穀梁春秋春王正月之傳展而讀之痕蹟顯露夫陳壽漢書賈生穀梁之詞非

不可襲然蹈用之則似集古人之文而其中不見己作矣此一病也至所寄詩亦過襲唐人辭意而已之卷軸性靈尋之往往不見荀子曰古之學者聚道吾輩生來才思有幾故惟多見古書博覽而熟誦重積而遲發深造自得時左右逢源自無陳言到筆下此非旦夕可爲而勉强可致者也足下以爲然乎伯言文三篇簡潔而曲有韻趣今之人豈易及也幸復不具

送朱幹臣爲浙江按察使序

刑獄之事起於縣申於府轉於道而定於臬司以上達於刑部臬司曰生則其人不得而死臬司曰死則其人不得而生天下之官其權有過於是者哉雖然官非親民則情不易得事統一省則識不易周所觀者詳報之語則意見先惑所問者敲朴創殘之餘則震讋恐慄雖有冤莫敢復辨由是或失而出或失而

入一出入而人命關焉天下之官其難爲亦無過於是者已吾鄉朱幹臣先生廉潔正直處吏部十餘年轉御史出爲貴州知府居官皆著有聲績

皇帝在潛邸深悉其賢甫卽位卽擢爲陝西潼商道未數月又擢爲浙江提刑按察使省親過江寧猥承枉顧語次責某以贈言某倉卒無以應謹誦歐公文集中語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先生以爲仁厚之言嘆息首肯者久之嗚乎天下之事非一言可盡要而論之敗於私者半傷於刻者亦半以廉潔正直之身而加之以仁厚雖至吾前者情僞萬變而吾所以應之者先有餘矣斯行也其見浙人之無冤而不負

聖人委任之意也謹次其言以當貧交之餞

說士上

今之士不外乎三等上者爲詩文次者取科第下者營貨財爲詩文者獵古人之辭華而學聖希賢無其志也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貴而尊主庇民建立功業無其心也至若營貨財則輕者兼商賈重者兼吏胥甚者導爭訟事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螫歷觀史傳以來士習之衰未有甚於今日者也論者憫焉或曰教之無其具也或曰養先於教今士無以養雖善教若之何是二者皆得其一端而未知其原本今夫士之爲物也其名甚貴而其品甚尊其名貴則其實不得以多其品尊則其選不可以濫三代以前茲不具論考諸漢史太學之士及所謂郡文學博士弟子員者合海內而計之其爲人蓋無幾是以士風之美莫如漢世至唐太宗增廣生員沿及宋元其人益衆循至有明遂開以貲入監之例迄今日而府州縣學例

歲所入少者十餘人多者至二三十人盡不待十年而一縣之號稱爲士者數百十人矣嗚乎何其多也山有金水有珠其爲物不可卒致也逐日而取之定數而求之不問精粗不論眞僞則砂石之來必百倍於金玉今取士者閒歲之閒一縣輒增數十夫一縣之大安得閒歲輒有數十人足以當士名而無愧士品者上昧昧而求之則下混混而應之士之所以雜出不倫無所不至者由此故也而世之人不深維其原本輒切齒痛恨歸咎於士習之衰嗚乎取砂石以爲金珠不中用則曰金珠非寶彼金珠其負屈矣取非類以當眞士既爲惡則曰士習之衰彼眞士抑含冤矣故爲今之計莫若寬取士裁其額遠其期使一學不過數十人則士尊貴而其風必變士風變而益於國家者多矣古之名臣有言曰願陛下十年不行科舉則天下太平舉

嘗疑其過言以今思之蓋信或曰今取士者考之以無用之言定之於一日之際雖裁其額而遠其期彼賢不肖亦何由知耶應之曰誠不敢知也雖然有國家者多獲一賢不若少收一不肖故取士者與其廣額而賢不肖之皆多不若減額而賢不肖之皆少

說士下

廣士之額不惟多收不肖而教養皆虛減士之額不惟少收不肖而教養皆實教之虛實愚當別論請先以養言之今夫爲士之法不可商不可吏不可爭訟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然則爲士者舍童子之師蓋無可爲者乎童子之師一縣至數千有非士而爲之者有士爲之而不足自給者然則爲士者將使閉門而凍餓乎士固有守死之道而聖王不以守死責人且守死

者可以得之賢人而不可得之中材以下之人國家知之是以養士之法有廩膳有學租有書院之膏火恩德至渥不可復議而天下之士則猶汲汲營貨財無所不爲如前之論若是者何哉曰人衆故也一縣之士得廩膳學租者二十人得書院膏火者七八十人合之僅及百人而號稱爲士者則多至千人彼百人或生矣而八九百人者何以自給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矣今之諸生號稱爲士而其實十九皆民耳以民之實冒士之名而使無恆產以自給是以輕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導爭訟事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放辟邪侈一如孟子之論也嗚呼分五人之食以飼十人而十人皆餓不若減去五人而使五人皆得飽廩膳膏火學租之屬養千人數百

人則不徧皆而養數十人則可當中人之產也然則養士者與其廣額而人人使不足不若減額而人人使有餘人人使有餘斯養歸於實可以責其不爲非矣周之時士有士田蓋盡人而養之故其時士貴而多賢至於戰國而士有無恆產者縱橫捭闔之流遂蠭起而不可復禁孟子以爲有恆心指其賢者言之耳洎及後世士額益多則擇人而養夫擇人而養不惟無以敦士風而實足以壞士習蓋宋胡瑗在太學舊制士每月有試瑗曰學校禮讓之地而月使之爭非所以成就人才也於是改試爲課更不差別高下有不逮者召而敎之而已夫有試猶恐其爭況於廩膳膏火或予或不予而使之爭利乎哉鄧志宏言崇寧以來蔡京羣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材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爲

羞且逐逐然貪之學校之壞自崇寧始嗚乎是法也蔡京爲之也

陳孝女傳

陳孝女江寧南城外人也父陳三素無賴有棍子之稱嘗私鑄及販硝磺旣而私鑄事發孝女與父謀身承其事時女年十餘美而弱官疑之誘嚇使吐實孝女哭曰某無知貪財爲此不忍誣他人也況父母乎經府縣至臬司皆自供無異辭官心知非女所爲然不復深究獄定竟獨殺孝女而父以不知情論鄉人哀之厚葬女於馴象門乾隆初年事也昔漢緹縈上書請贖父刑爲官婢文帝感焉遂爲除肉刑孝女之事視緹縈豈不過與是獄也以孟子論舜皋陶一事斷之孝女自伸其情而有司當明折其獄殺無罪孝女而使盜鑄之姦民脫然於事外豈所謂

荆哉然而孝女無憾矣

烈婦某氏傳

某烈婦江寧板門人也夫外出有舅老而聾所居樓臨淮水一日啟戶下視値販香者立對岸見其美心大動偵知婦家無人且舅甚聾謂可利誘也遂製爲鮮衣一襲夜半穴樓而上至婦寢持衣挑婦婦驚起號呼舅耳聾殊不覺婦乃以手格之販香者急且怒本裹刃防不虞遂拔以刺婦洞腹出腸委鮮衣而走舅至婦以手指衣略言其狀卽時至死事聞於官殊不得主名經數年責捕役益嚴急捕役苦之共爲禮禱於婦曰我曹爲夫人受笞撻多矣夫人義烈有靈曷示我以爾讐所在乎一夕恍惚過婦板門急追之俄不見則見一舟數少年劇飲讙呼醉後恣言妓色一少年曰若輩所言何足論婦人之美未有如此間某

氏者也吾製衣挑之不從遂殺之今數年矣役驚喜急登舟禽焉訊之販香者也獄遂定陳君寶曰烈婦褚氏戚而褚氏吾戚也褚氏親爲吾母言烈婦事甚詳備而吾母忘其姓吾嘗欲問焉而褚氏今亾矣可惜也夫又曰販香者盖湖廣人旣殺婦遂急遁歸其家一旦無故涉江湖走數千里自投雖天網恢恢不漏而烈婦之英靈亦甚矣哉嗟夫婦姓氏不可知而其事其人經數十年如昨日也世有名姓顯赫一沒世而人無道及者抑獨何哉

因寄軒文二集卷二

上元管　同異之著

光祿大夫振威將軍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閩浙總督董文恪公墓誌銘　道光三年　代

董公諱教增字益其又字觀橋江蘇上元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本生祖諱某考諱某三世以公貴並封光祿大夫振威將軍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閩浙總督如公官公考用績學爲名諸生晚始得貢司訓鑾楡位不稱德遺祉於公生七歲能全誦五經十九補諸生爲少詹錢公大昕所器重解釋漢書數十事錢公類入史考異中乾隆四十五年

純皇帝南巡公獻詩賦

欽賜內閣中書五十二年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三名授職翰林院

編修公自爲中書嚴正自守貴顯赫奕終歲不一履其門散館改主事補吏部考功司主事升文選司員外郎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再擢郎中掌文選司印吏部則例繁擾人不能記憶公引某事在某條某條在某冊爛熟精當猾吏莫能舞其文嘉慶四年

睿皇帝初親大政用九卿薦發四川以道員用公至四川甫七日委署鹽茶道事旋署提刑按察使時川匪餘孽竄渡嘉陵江民逃難至成都議者謂流民入城易雜奸宄將閉城毋聽入公曰成都民吾赤子也川西民獨非吾赤子乎急入焉而日與諸僚分城巡緝逃者數萬皆獲生卒無他患補授提刑按察使裁甯猓夷滋事貪功者請進剿公曰兵凶戰危不可妄用密遣幹吏偵伺動靜擒夷民滋事者六人漢民構釁激變者十一人表

論如法餘無所誅調貴州提刑按察使旋擢四川承宣布政使
再擢安徽巡撫公在安徽熟悉其民多無情之訟又徽州伴儅
寧國世僕頻年相告訐屈鬱者衆公奏請嚴杜妄訟凡世僕出
戶已及百年者雖有據亦與開釋
上善之命纂入則例由是被訐之戶得還爲良家者千百而爭訟
之習爲之頓清調陝西巡撫陝自嘉慶紀元以來數經寇亂民
氣彫殘公既至修棧道徹官書弛楡林采塩之禁併鳳翔鹽課
於地丁壹意撫民四五年閒民氣蘇息初公在安徽馭下頗嚴
至陝乃更行寛大人乃知公因地制宜寛猛相濟如此也再署
陝甘總督旋調廣東巡撫當是時河南有滑縣之亂陝西提督
楊公遇春率師往勦公自蘭州啟行竊念滑賊在圍勢已窮蹙
而南山老林安定未久恐因勢煽動請飭回遇春於陝西奏甫

入而楊公已奉
命赴陝
神算忠謀若合符契聞者以爲奇撫廣數年擢授閩浙總督會匪洋盜所至肅清而福清林彌高抗糧數十年羽翼密布吏莫敢誰何公立擒誅之姦黨遂散是事也爲消患於未形
上尤善焉督閩數年嘗署浙江福建巡撫兩浙鹽政及織造關防一時兼綰五印人以爲榮然公勞劇病矣病稍愈奏請陛見適會
睿皇帝崩公入都哭臨哀慼復病
今上皇帝特命回籍調理道光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薨於上元里第年七十三事聞
上軫悼賜祭葬及碑文諡曰文恪公自爲諸生不恥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官職潔己奉公事上以誠接下以恕吏黜浮濫政務安靖不邀
奇功亦不貽後悔

三聖相繼倚爲藎臣夫人蔡氏

誥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子三人長斯爵一品廕生次斯福湖南
辰州府知府次斯廣尚幼以道光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葬公於
江寧聚寶門外之姚家山銘曰

公在齠齔遭家弗恤母氏之喪泣求奄穸風嘯雲蒸爲鯤爲鵬
居多士上至乎大臣初官京師棘棘不阿貴勢所怒

皇心所嘉畀之監司教以封圻公蹟所屆

皇無憂思公去蠹賊怒如讎疾及蘇槁禾湛湛雨澤匪公異施
惟民是安攻撥擾攘公誠民醫西越汶水東漸閩海公無他功
民畏民戴公旂央央來過故鄉楚人有言衣繡晝行衣繡晝行

於公何榮公貲卅年公猶諸生度今廊廟撰席方召重歸幾時
白馬峚旅姚山之阿穹碑峩峩
夙藥龍菩鬼神護呵烝烝孝嗣斵石更誌揭此銘辭永昭後世

彭城舊雨集序

泗州陳公雨峯先生初官淮揚之閒與吳許孫胡沈田諸公同僚相善其後先生官副帥攝總戎於徐州而吳公爲觀察許公孫公爲太守胡公爲司馬沈公田公爲別駕暨之相善者皆聚於徐相與制軍器講河防偵伺虞城寬賊旬月之閒徐州大治事畢而去徐之人扶挈老幼祖道於郊多攀轅而流涕者先生以爲我譾薄何以致此是皆二三僚友之助也旣惓惓於諸公遂刻彭城舊雨集而屬序於同夫用兵之道愛克威不如威克愛則爲將者宜乎鷙悍之氣多而纒緜之意少矣然考史所載

吳起被讒於魯士樂羊見疑於魏君不篤倫常則且不能獲君上不獲君上則遂無以成功名由是言之壹意堅忍而中無悱惻之心者抑非爲將之所宜哉同官爲僚不親於骨肉也數十年而一聚泛泛乎若萍轉蓬飄而適相合也先生於諸公惓惓如是其待骨肉何如其獲君上又何如乎嗚乎人之爲人性情焉已耳有性情然後有孝弟忠信而發爲奇偉非常之蹟文武一揆也不然則浮游磽薄其爲緩急可恃也難矣夫道光三年春二月上元管同序

龍經序

予嘗校定地理犀精序而刻之以爲犀精之書精奧獨闢洩山川之奇秘開後人之心胸言地理者誠無出乎其右焉然讀其書則原本楊曾廖賴而自景純葬經而外首推楊公則龍經其

最善已譬之山犀精者嵩華而龍經其來脈也譬之水犀精者江河而龍經其發源也龍經之難解者由於辨星高文貞以爲其病有二不能以破祿中分兼帶不能向頭足處認正形遂以爲按山川而不合委棄其書而不用也可惜也夫非深明地理者蓋不能爲是言是書坊本流傳率多譌舛雖文貞公悉力校定終以未得舊本爲憾予訪求二十年獲見明萬歷壬子婺源吳位中刊本又於孫淵如督糧家假得所藏宋刻本詳校一過始復其舊按龍經之名後人妄改爲撼龍昔廖君有言景純葬經最精其次則龍經爲妙由是言之後人改名撼龍者謬而吳本仍名龍經者眞善本也世傳楊君之書不止一種今詳校龍經始知是書之外如斷制粹言及形穴所屬星象議論等篇悉出後人僞託楊君以爲重耳故序而刊之以公同好使夫讀犀

精者因流以溯源窮端而竟委地理之學庶幾大明於世焉

許叔翹文集序

水之大江河淮泗宋金以後河水挾汴由泗入淮東流以注海今鳳陽一郡多爲其道之所經云由中原而南來行數百里始有山而八公在鳳之壽州苻堅所望塗山在鳳之懷遠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於此間也夫以鳳陽之山川盤拔浩瀚其氣磅礴而鬱積意必有魁梧雄傑奇偉非常之士出乎其中而求之史傳古罕見其人明初太祖起濠州定天下中山王徐達東甌王湯和出於鳳陽開平王常遇春出於懷遠其餘康茂才李文忠吳良吳禎之屬大率淮南濠泗間人奮其智勇以開明祚封王封公貴顯赫奕數君子者世以爲應乎山川之氣矣吾友許君叔翹以布衣諸生與平宿州之亂其後滑縣賊渡河而

南君又督率郷兵禦而殲之於境大吏欲奏而官之君不可獨時時鍵戶讀書研究當時利弊著文數十篇以待世用叔翹鳳陽懷遠人也其武略有其鄉先賢風其儒雅清高非其鄉先賢所能及矣昔漢高祖既得天下功臣以次畢封而四皓黃石公之流或爲時一出或終隱不出三國之時人才並起而龐德公司馬德操隱居不仕至今人想其風流嗟夫王侯將相貴於一時道德文章名於百世二者果孰爲優劣哉由是言之鳳之郡所謂應乎山川之氣者吾安知其獨在彼耶予幼聞君名欲一見不可得君乃訪予於江寧以詩見贈及今再來則遂盡出其文使予序之叔翹之文皆有用之文也其答胡中丞一書深切遠謀尤爲切於時務道光三年四月十一日序

跋鍾元常薦季直力命兩表 道光四年

右鍾元常薦季直力命兩表不知何世所刻薦季直表世謂宋李公麟僞作欺世今考之良然魏文帝黃初四年始以廷尉鍾繇爲太尉而治書執法高柔代爲廷尉彼二年八月繇安得署曰司徒耶蓋黃初紀元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而前此華歆爲相國則是時居司徒者歆耳若力命表則不然其結銜雖亦曰司徒東武亭侯而不言年月其表文曰帷幄愚蒙又曰聖恩低徊待以殊禮是爲入明帝後自太尉遷司徒時語其與前表詎可一例論耶又前表宋時突出而後表貞觀時已有搨本朱子嘗見之（見文集）則其眞贗固可意決也然元常書猶當兼有隸體而後表與白騎等帖楷則過甚恐類二王以後書蓋屢摹而失其眞不盡當時之舊矣

題廣刻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興縣康撫軍刻於粵東道光三年其姪埒黃修存印以見貽先師於是書隨時訂正譌脫終猶未卒業是刻所據乃二十餘年前本其後增删改竄抑亦多矣又其款式批點多校書者以意為之不盡出先師手寻見稾本知如是嗚乎書行世須待暮年又須躬自讐校人為之不能盡如己意也雖然有大力而嗜古好文者世鮮其人則康公為不可及矣夫

跋惜抱先生手札

右惜抱先生與同手札六通自丙子迄己卯題額及跋尾者計六人當爾時先生已歿而六君子者皆健無恙今歲紀甲申重裝為卷則先生歿踰十年題額跋尾者孫彝稚淵如蔡太常生甫陳侍御玉方三君子者皆下世嗟乎人生易盡固如此惟與

仰負師訓前不遠古人後無以收名於來世撫斯卷也其尤可慨也夫道光四年秋八月門人管同敬跋

重刻古文辭類纂序 代

桐城姚惜抱先生撰有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先生晚年啟昌任爲刊刻請其本而錄藏焉未幾先生捐館舍啟昌亦以家事卒卒未及爲也後數年興縣康撫軍刻諸粵東其本遂流布海內啟昌得之以校所錄藏其間乃不能無異蓋先生於是書應時更定沒而後已康公所見猶是十餘年前之本故不同也夫文辭之纂始自昭明而文苑英華等集次之其中率皆六代隋唐駢麗綺靡之作知文章者蓋賤棄焉南宋以後呂伯恭真希元諸公稍取正大而所集猶雜逮於有明唐應德茅順甫文字之見實勝前人然所選或出爲科目文章之計自茲以降蓋

無論矣且夫無離朱之明則不能窮青黑無夔曠之聰則不能
正宮羽無孔孟之賢聖則不能差等舜武品題夷惠文辭者道
之餘纂文辭者抑教之末也顧非才足於素學溢於中見之明
而知之確則亦何以通古今窮正變論昔人而窺蘊無失也哉
逞私臆而言之陋而不可爲也執一得而言之㢮而不足爲也
自梁以來纂文辭者日衆而至今詎無善本其以是也夫先生
氣節道德海内所知茲不具論其文格則授之劉學博而學博
得之方侍郎然先生才高而學識深遠所獨得者方劉不能逮
也蚤休官施耋嗜學不倦是以所纂文辭上自秦漢下迄於今
蒐之也博擇之也精考之也明論之也的使夫讀者若入山以
采金玉而土石有必分若入海以探珠璣而泥沙靡不辨晰乎
至矣無以加矣纂文辭者至是而止矣啟得於先生既不敢辭

已諾又重惜康公用意之勤而所見未備遂捐金數百取鄉所錄藏本與同門管異之梅伯言同事讐校閱二年而書成是本也舊無方劉之作而別本有之今依別本仍刻入者先生命也本舊有批抹圈點近乎時文康公本已刻入今悉去之亦先生命也道光四年秋八月謹序

京江出險圖記 道光五年

道光四年冬十有一月予抱病自蘇州返江寧丁酉至丹徒運河閘閉翼日越壩入大江卓午西風大作或謂舟人曰風勢惡須維舟港汊江濱不可泊也舟人固執不聽日暮皆宿夜抵半突聞拼戶呼曰艙內人速起舟覆矣舟覆矣予驚寤攬衣而作舟欹側不可立第聞風濤如萬鼓齊震水從槅隙浸灑入艙中而哀號呼救之聲莫測其數予自念今則死矣傳曰君子死不

免冠遂明燭整冠以俟同舟者或號或誦佛或追咎舟人而嫚罵擾攘一炊許舟怒定徐問之則吾舟端正置岸上去泊所約七里而舟徙同泊之舟覆者四十有二其得免者僅七八舟云

昔者先民有言曰兼聽則明自用則闇彼舟人者好自用而不能兼聽以至吾舟之幾覆也可鍼也哉或曰四十二舟之覆幸拒人言耶曰是不可知也雖然聽正言而舟覆天命也盡其道而死也拒正言而舟幾覆非天命也立巖牆也以人國僥倖者也彼舟人者吾衆客方託命焉彼僨事而可以天命解則將焉用彼爲矣商邱宋恥夫與予交善其畫工於摹古人予嘗欲乞焉而未果既歸江寧遂以此事託繪爲圖而作記以書其後是難也戊戌夜分也越二日庚子淮水大溢高家堰東南潰舟至今未濟

書李伯時聖賢畫象後

右李伯時聖賢畫象一卷側立合手者孔宣父年少者顏淵兩手執卷者閔子騫拳手者冉伯牛一手拳一手舒二指者蘧伯玉手當胸而左視者仲弓左視而兩手舒者冉有豐鬚大腹提劍立者子路對立而同觀卷者子羔宰我立我後而睨卷者樊遲目遠望者子夏右舒掌左執器者子貢少年朱衣者言游衣如游而色淡者公皙哀俛首下視者子張正立者曾子右攝衣者澹臺滅明衣色同而相背立者原思宓子賤腰劍者公冶長青衣者南宮縚耳若聽者曾皙兩手交者商瞿側立左視者漆雕開與開語者任不齊一手袖者公伯寮色黠者顏祖右顧而左指者有若朱衣執劍者公西華朱衣而交手者巫馬施二人同觀卷一人立乎前狀若視之一人立乎後狀若聽之而後有

一人獨觀卷者梁鱣鄒單顔幸冉孺公孫龍自孔聖以下悉用
分書題名氏其後署曰元祐三年二月臣公麟繪草上進其別
紙有解縉王稚登兩跋筆語皆可觀謹按聖賢繪象始於文翁
歷代猶存故司馬貞釋太史公書據以爲說而益州刺史張收
圖由是出也伯時所繪王伯穀以爲正出自收是則遠有規摹
非其臆造然文翁廟圖七十二人見於索隱今圖合孔子計之
數止三十有六其形狀故實閒合經史而不可考者居大半是
又何耶豈是圖本全而後人割去其半耶將姓名乃他人妄題
而伯時初不爾耶要之自明世宗用張璁之偏議易廟象以木
主聖賢形容終古湮沒賴有此圖猶得以見當時之彰彰而其
圖又出自伯時是則可云至寶也已解大紳跋欲去公伯寮而
伯穀以爲聖人道大何所不容嗚乎寮之愬行命也寮之幸厠

諸賢而究之卒不得與諸賢並也豈命也乎哉

書李伯時白描追豨圖後

右白描追豨圖繪古戎王射獵之狀其前有黔寧王印其合縫輒有錢氏印而今歸吾友均之蓋流傳已數姓矣本卷之中初無款識自元夏溥定爲李伯時筆觀其人馬擊刺野豨奔逸精緻超遠意態橫出故非李伯時不解辦此以此見古人掩名其名自著後人標名其名弗顯論定有負初不可以智力取也卷末題跋自夏溥至夏泰亨計十有七人其豨字悉改爲熊或竟塗抹刮去予嘗見小說明高帝自以國姓爲朱欲禁民閒畜豕又嘗有上書用殊字者帝覽之怒曰是以我爲歹朱也竟不視而立誅其人是圖也明初人藏之又題者如高啟方以文字得禍故亟其多避忌耳嗟夫人君威令其懾人至於如此生其時

者可懼也哉雖然伯時文士其片紙經七八百年人猶寶愛明社爲墟而人不思也抑獨何與抑獨何與

書明姚孝子題贈卷後

右明孝子姚仲基刲股愈親事蹟自董份書其昌以下題詠者十八人道光五年夏五月獲見於友人汪均之所展讀數過令人感動予嘗謂周公聖人欲以全軀代武王之命而韓退之鄠人對謂刲肉療親爲非孝殆不可謂爲知言若孝子遑容在外聞母病割肉命其姪持歸進母母服之而輒愈則其事彌奇而其發於精誠者尤至極矣宜乎諸公之激賛之哉嗚乎是不可以書畫觀也

因寄軒文二集卷三

上元管同異之著

靈芝記

凡木之生不材則已材則爲棟梁爲舟楫爲凡什器樹之乎廊廟泛之乎江湖陳之乎五都之市盡其用而無憾謂之曰幸可也其次不爲人用而產於山林植於園囿華以春實以秋榮悴開謝以其時不盡其用而且遂其生謂之曰幸亦可也其下蕭之樵之斬之艾之萌蘖之生又從而踐踏之彼其機既欲遂而不能而其氣脈脈緜緜又若續而不絕雨暘所被暵溼所蒸朽敗之餘於是乎蒸出而爲芝菌人見芝菌之生則嘖嘖誇曰瑞物嗚乎物誠瑞矣而以木言之其幸也與其亦至不幸也與道光四年予遷居城北老浮橋庭有楸樹前主人斵之明年有芝之

生於根一本九莖五色具備乎觀之而竊有感焉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株樹者木瓜也彼見詠於風人知爲材木而前主人者過其機沮其氣使之處乎至不幸芝之生豈偶然也今吾家於此而芝適生見者因賀爲吾瑞吾之瑞曷爲乎來哉爲我告諸公曰凡天下遇材木者幸蚤愛惜焉毋使不幸而至於芝之生也是則可賀焉矣

書鄂文端公臨米帖後

大學士鄂文端公忠孝功名薨後數十年婦孺能言其槩至乎文章翰墨則世鮮有知之者也今其曾孫玉農刑部出所臨米帖見示古厚蒼勁乃類董文敏晚年之筆然則公於此等用力深矣特其名以大節掩焉耳泰誓言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而周公自稱則曰巧能多材藝大臣雖無他技不害其美矣大臣

而多材藝則得天獨優不亦爲美之尤盛者乎刑部居官慷慨敢爲又性酷喜文事同以部民辱交好欲其繩祖武而衆厥盛也謹題是冊以歸之

董文恪公詩集序 道光六年 代

予於上元董文恪公忝爲翰林後輩知名數十年未得一見及道光紀元公朝覲入京師始獲晉謁然公旋以老病乞歸未幾而薨於里第矣又五年其子辰州太守調選入都出公詩集見示而屬予序之予讀畢爲之說曰昔昌黎韓公有言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好以謂王公貴人志得意滿則不能與憔悴專一之士所作詩文較毫釐而爭分寸此其所以難工也公自幼孤貧及登第爲京官廉正自守不與勢要人過其工詩蓋猶爲易焉既而受

先皇特達之知二十年閒由監司至封疆其所歷者川廣閩浙萬里之遙而所值者苗寇兵燹羽檄軍書之會乃能於公務之餘與同官相唱和藻麗若春葩瀏亮如秋水是豈徒才之偉哉抑其蘊於中者不同已昔蜀漢蔣費肆應有餘董允效之則機務塡積乃自嘆人才相去之遠謝安石大敵當前賭棋游山若無其事而卒克符堅故曰小臣以才稱而大臣以度勝鎭靜有餘者大臣之度而要非庸惰偷安者之所能藉口焉耳公之事業功勳著在史氏茲不具論論其所以爲詩者而公之度可以想見矣夫

勸民蠶桑詩說序

古之時男耕而女織天下有不耕之男而天下無不織之女詠於詩著於禮見於左氏國語敬姜之論至於今可考而知也織

則必蠶其蠶也自王后諸侯夫人皆有親蠶之事蠶則必桑其桑也則凡五畝之宅無不樹之而宅不毛者有里布蓋古者男自農夫而外貴則爲天子諸侯大夫列士賤則爲百工商賈與庶人之在官者彼皆有事而不能耕而婦女則雖后妃之尊不與外事舍蠶織固無所爲而況於民閒之卑賤乎聖王在上所以裕民衣食者教之以自力杜之以外求率之以躬行嚴之以法制絶其饑寒而杜其淫惰世之所以家給人足而風俗貞淳者由此其致也自戰國以後井田隳壞而樹桑之制隳之不桑則不蠶不蠶則不織由是機杼別爲一工而婦織移於男子士庶之家布帛必購於市肆而富貴者披綺羅曳錦繡亦無一取諸宮中也夫如是民安得而不窮俗安得而不偸哉而論者不探維其本末或曰蠶桑宜東南不宜西北是大不然禹貢言青

州桑土既蠶太史公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是以齊織冰紈號爲冠帶衣履天下今則青齊惟產繭布其一切紈綺之屬皆由吳越而來而絲縷不能自辦也若是者可謂地利之有殊與可謂東南宜而西北否與亦民之勤惰不同而世之居官者未嘗明以導之也襄陽太守周公勸民事蠶桑著爲詩說其考據經史以爲九州之地無不宜蠶桑示之以種接之方告之以飼養之法治蠶數年而民以殷富如公者可謂今之循吏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時上爲民謀而後世聽民之自謀夫爲謀則不得不去逸而就勞自謀則往往舍勤而趨惰貧富之不同實由於此抑又有說焉古者農桑並重桑則公之詩說備矣以農言之有蓄水之利有播種之宜有用器糞田耕耨之理今東南之民頗知講此而西北則布種於田視雨暘以爲豐歉而已

此財賦所以有偏而饑饉所以常告者也使西北之爲官者皆如公輩用其所以勸蠶桑者而更勸農田則江淮大河以北田與吳越同矣不尤爲生民之至幸也哉道光六年夏四月某序

書李毓昌傳後

江蘇候補知縣李毓昌以冒賑欲揭山陽知縣王伸漢伸漢使僕包祥與毓昌僕李祥顧祥馬連升謀縊毓昌以死事敗

仁宗震怒殺伸漢包祥及淮安知府王轂寘顧祥馬連升於極刑而命押李祥至毓昌墓摘心祭之天下稱快焉石士先生爲是傳言之詳矣夫山陽事已爲定獄世雖有異辭無足取愚獨怪李君正人而一旦死於四僕之手彼包祥不足論矣而餘三人者何自而來與嗚呼士辛苦得一官不必矢心爲俗吏而長官親戚薦僕無算是猶率數十百之虎狼出山林入城市縱之則

食人饑渴之則必反而噬其主曷足怪哉曷足怪哉元和顧潤蘋嘗謂同日古時大家僕皆鬻身主人殺之無抵罪之法故僕隨主勢爲盛衰無敢肆也今則朝去暮來視主家如傳舍士商工賈易姓名雜其閒是直白日之盜賊耳攫金足則去矣而主人者受其害而無如之何吾嘗擬一法願隨官者卽同鬻身之家奴主人殺之置不問如此則貴賤之分明而廉恥之道立矣潤蘋此言其亦有激而云然與

贈汪孟慈序

得一第爲一官上之制於長官下之牽於同僚胥吏欲行其意輕則叢謗訕重則獲罪戾隨俗俯仰又寤寐爲之不安誠若是則人生至苦之況也雖由是而登卿相亦何足言予少無宦情得鄉舉則親族勸其仕進會試來京師其志將以求官也然夫

孟慈之教我深矣哉孟慈以舉人官戶部數數過予謂予曰官不可一日爲也其若況如前所逝待來年予奉母歸江南授徒以養耳嗟夫孟慈之教我深矣哉彼有官且退矣予何爲乎更求之

與吳子序書

同頓首子序足下見示大稟於經術既已滋深而筆力簡勁又足以達所欲言佩服佩服海內講義理者或拙於文辭工文辭者又疏於考證吾師姚先生謂士必兼收焉然後爲善然而難覯其人也足下其聞風與起者與佩服佩服詳觀諸作謂天子諸侯有冠禮謂五祀主五行有天下一國與有一家者所祀不同以至九廟緦麻十五升之解殊皆的當惟論禘及魯郊禘二篇則同有疑焉夫論禘以爲祀天而天分耀魄寶赤熛怒等名

儒者固以為漢人之謬說矣至於王肅趙匡之解朱子取焉似
已為確論今足下謂商周禘契稷以湯武配魯禘周公以伯禽
配如此則祭法國語皆不可信乎太祖始祖皆吾祖也故詩曰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經豈有謂湯武為祖而契稷非祖特為祖
所自出者乎禘文從帝故禘祖所自出儒者必申以自出之帝
如以為祭諸侯則禘何義乎所謂庶子王亦如之者又何說乎
若夫魯禘非禮則周人已為是說而呂覽以為惠公請之正欲
為成王伯禽掩過耳足下乃謂未嘗非禮以解論語猶可通以
解禮運孔子之言則不可通矣夫經傳之言固有蕪雜要當融
會周浹深思其義禮運大傳皆周末之書耳禘祖所出足下既
深信而不疑魯禘非禮周公其衰則直斷以為不出孔子何以
見彼之為眞而此之必為僞也凡此皆同之所疑也同於詩證

鄉從宋儒後閣釣臺任氏之說頗心折焉若尊說則未安於心不敢不以書布又前承命作太夫人壽序同非簡傲而不爲也凡爲文辭亦宜略自矜重壽序起前明其可傳者計惟歸熙甫然而取讀者誰與近時序書屏幛長輒千言數百言取文於寒士而借銜於公卿主人張堂而弗視賓客縱酒而不觀懸不數日而拉雜束高閣矣故同意甚不欲爲此惟尊長有命則服勞爲之而必不存槀足下何取於是文哉勿罪勿罪

書薛文清公策問後

薛文清公策問五十八首前明時八世孫士宏刻於鄠縣今十一世孫天章天顏又重刊之文清一代大儒其議論止於如此予初疑其非公作及以讀書錄覩之則公言大抵樸實平易此策問出於其手無疑也語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文清及

本朝陸清獻讀其遺書似皆不能開發人意而制行之純迴非他儒所能及所謂恥其言而過其行者與嗚乎必以高深超妙爲儒言則異學出矣

題張頤齋書賀文忠公札後

明江夏賀文忠公相業未滿人意然其後乃一門殉國難嗚乎觀其札言能固窮如此而知公之立節非偶然也丹徒張頤齋先生書此以教其孫叔淵孝廉能承祖訓又復留心經世之務今且出其才以爲天下用矣有守有爲不於公而誰望也與

與吳仲倫書

在都中偶見陸祁孫續集有與足下論吾師序王惕甫文事一書同檢吾師前後集無此序文惟後集中有與惕甫一書耳兩君所爭將無即此若即此則同有說焉吾師之爲是書也相箴

方植之謂譽之過甚同焉亦未以爲然吾師終爲而與之者謂
掖獎勸君子所以成人之美也惕甫七十老翁蚤負海內文譽
以文集求裞於吾師實非如後生之求益也豈得不稍假借之
天下之道有理有情徇情而不依理固爲非宜執理而不言情
必蹈於好剛好直不好學者之所爲矣前輩豈肯出此昌黎韓
公於文最多徇情之作唐書稱韓宏玩寇而平淮西碑云都統
宏責戰益急順宗實錄備書李實之惡蹟及自與書又極口稱
之吾師所論者文耳雖曲筆焉未若昌黎徇情之害理況乎其
言亦尚有斟酌也且惕甫文誠不能得熙甫之傳而在近時要
爲好手但聞其人狂傲桀戾不可嚮邇祈孫惡其人遂痛詆其
文痛詆其文遂謂吾師譽之之爲大過愛人者愛及屋烏憎人
者憎及儲胥其立論毋乃過甚也乎吾師於當代公卿不爲過

嘗作江上攀轅圖記但美孫文靖厚於故交作王文端神道碑數十年宰相一事不書惕甫窮老學官耳何所攀援何所畏葸而曲筆詔諛焉其處此蓋必有道矣足下以爲反言譏之殊非事實而祈孫攻擊不遺餘力同以爲皆未然也同生平不識惕甫兼未見祈孫獨與足下忝同門使信往來敢以書辨見祈孫時幸即以告之不具

答姚石甫書

見示鄒忠公祠碑欲同刪潤反覆玩之覺其立論未愜鄒忠公於易后一事不爭之未易之先而爭之於既易之後此爲成事始諍遂事始諫玉山主人問對責之本不爲苛也及至孝宗召還索其諫草公對曰已焚之矣陳忠肅聞之以爲公禍必此既而奸人果僞爲疏忠公由是再得罪是事也正見忠公[illegible]

切宅心忠無避患之思無沽名之念視忠肅之以禍福爲言者誠過之矣大抵鄒陳二公志完見事遲而了翁當機警故公爲姧人所困而忠肅得禍雖酷終不能以曖昧傷之此其分也吾輩爲碑文於易后一諫固不能貶其失幾如當時人所說而於諫草之焚似當極力發揮則論允而文字糒當石甫之作專歸重於諫易后而於後事反置不言是以甚費斡旋而立論終不能的實如云未爲不近人情又云善處君臣骨肉之閒此明欲爲公彌縫其失而要之情事正相違矣此文欲改須並其立意改之是以未能下筆鄙見如此未識以爲何如緻復不具

送李海騆爲永州府知府序

韓之潮柳之永柳歐陽之夷陵二蘇之瓊雷海外文字之工世皆以爲在乎此也而子厚之永柳爲特著以予論之諸君子以

斥謫之身處荒遠之境困頓抑鬱無聊不平而發爲文字其言亦可謂工矣孔子足蹟西不越大河南不踰江漢孟子所歷聘者鄒魯滕宋齊梁劣得今山東河南一二千里間地然六經語孟之文卓絕千古渾然如天之元氣而韓柳歐蘇皆不及由是言之謂文必窮而後工與所謂得乎山川之助者皆文士之文非聖賢之文也桐城李君海颿以知縣候補知府

天子知其賢特擢爲浙江督糧道既而因事降職當爲知州

天子又特擢爲永州知府李君姚惜抱先生高弟子也工於古文所作已數百篇既得永州則人爭以子厚比之夫子厚之柳以斥謫李君之柳以特升子厚至柳而後工文李君工文矣而後至柳古今之事豈可比同哉故同舍文士之文而與君論聖賢之文夫所謂聖賢之文者何也誠於中也形於外也窮則見

諸文也而達則見諸政也孔孟不得志其過化存神者今不可見矣而言之周公以制禮作樂而爲文小而言之滕文公以能行井地而爲文李君至永州革弇陋之風除囂陵之氣化鄙夷而爲俊秀斯則可云聖賢之文已若夫模山範水第與子厚並驅爭先文士之文同願君以餘力爲之也

包孝肅公像記 代

道光六年予奉
命巡撫安徽入境至廬州謁宋參政包孝肅公祠瞻其遺像像有二其一傳爲宋時本其一則前江西布政使彭君家屛命工重摹而併歸之祠中者也像著緋面微赤而甚和與流俗所傳迥異蓋世之言公者以爲剛毅廉介至正無私而犯顏爭諫其大節如是止矣及予觀宋史邸報言公參知政事或曰天下自

此多事矣識者則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他日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夫以孝肅之剛嚴君子知其無所更變以荊公之文章道德而異日之禍識者早知之若是者何哉荊公執拗而不近情孝肅剛嚴而審時曉事者也北宋至嘉祐有仁宗以爲君有韓范富文以爲相奉法循理補苴罅漏雖累世太平可也何事更變哉孝肅惟知之是以所爭惟國本而他無所言及至荊公狹小前人一變祖宗法度財利是急將薄喜事新進之人是用曾不旋踵而海內騷然矣由是言之謂公之無能爲者正其識公之深而知其能安天下者也夫大臣者以安天下爲事而他何知焉予少時慕公之爲人通籍後益思以公爲法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於親茲公鄉而拜瞻其遺像者乎於是命工摹之藏之於家而歸其元本像舊有太傅錢文

端公題詩今併錄之亍亦題詩一篇而紀其本末如此

重刻荒政輯要序 代

安徽居水陸之區自安慶池州太平以下達滁和其地濱大江廬鳳泗州則淮泗渦睢所出沒而河水挾汴由泗入淮往往泛溢諸郡其處陸而遠水者徽寧六安廣德皆山郡也而民居其間每不幸而有蛟害是故以災言之中原多旱荒而安徽多水患地勢使然固不盡由於人事也

國家

列聖相承愛惘黎庶每逢直省有水旱輕則免租重則發金以賑曠蕩之恩蓋與天地相符而爲自古帝王所未有已然有司奉行往往不力彼貪墨之官假冒侵蝕犯

國典而干神怒固不必言其或有心康濟而措置不得其理或

委權於吏胥或受制於生監饑者不賑而賑者非饑流離死亡非可久待也而舉報不以其時婦女老稚非可遠行也而發貸不當其地菜色殍面顛踣哀號有心者當之蓋有不忍聞見者焉嗚呼爲民父母不能使家給人足上稱

天子惠養元元之意每有饑饉輒仰煩

聖慮

朝廷施大惠而有司復視爲具文縱不得罪其亦何以能安也往年予爲浙江寧波知府桐城汪稼門尚書適督閩浙刊有荒政輯要以一本貽予予極愛其書而所至幸無凶歲未之用也

道光六年奉

命巡撫安徽值夏秋多雨淮泗之濱多以水災告者予思論荒政之書古今不乏而撮其菁英綱明目張擧而盡善燦然可見

於施行者莫如汪公之輯要於是特刊其書以貽安徽之牧令傳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夫有災而必以聞者督撫之責也救荒而必盡其力者州縣之任也有法而可循則易為功先事而豫籌則尤不難為力此汪公所以贈予而予今日所以貽諸牧令者也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讀之者能無深念也夫

徽州府汪氏祖墓祠碑 代

隋之季天下大亂越國汪公崛起閭巷保障六州俟天命之歸唐則舉土以獻其與漢之竇融宋之錢氏同有功德於斯民而知之者少其故何哉竇氏顯於東漢家為皇后貴人大將軍者相繼錢氏宋真仁時已登台輔有文人而越國雖受爵於神堯其子孫歷唐五代北宋之初猶湮沒不聞貴顯茲彰晦所以不

同也然報之速者易盡報之遲者反長自宋以後汪氏多賢士達官至今其宗鱗布海內而河西吳越之族頗無聞焉越國公者徽人也其始祖曰文和相傳爲漢龍驤將軍又爲會稽令愛會稽山水因家焉孫曰徹漢封新都侯始遷徽歙孫曰道獻晉黟縣令又十餘世而生越國公龍驤之墓在今淳安縣東子孫世守新都縣令則葬今歙東七里之吳清山墓前有祠傳爲唐建而近稍圮矣夫汪氏之興源於越國推越國所由來則自黟縣新都以上逮龍驤皆所謂佑啟後人垂光錫祚而今之爲奕繁衍皆其遺也越國與龍驤祠墓巋然無恙茲山在歷代間亦以越國之故特免其租苟祠墓稍有夷毀則不稱古人報功酬德之意行道者傷之而況其後裔也哉予同年友上元敦詩汪燁讀禮家居慨然念祖墓之不修而祖祠之漸圮也擇其族人

黌生澍太學生之遴文翥等捐貲倡修頓還其舊諸君皆越國後裔追遠致恭固可褒尚而予方奉命巡撫安徽職在化導蒸黎宣美風俗聞汪氏事欣然欲舉以風示郡國俾皆篤念根本以成仁厚之治烏能已於言哉爰爲文曰

隋鹿既失唐龍未騰六州之命伊誰是憑越國堂堂表忠有廟黟縣新都開先宜報墓有萊蕪祠有雀鼠異人之靈不安地下諸孫式孝既修既治揭而彰之使者之辭

右予爲鄧中丞代作汪氏祖墓祠碑其祖宗官爵名字一本其子孫所記錄而多可疑者龍驤將軍爵秩顯矣爲是官何以又爲會稽令漢諱武帝名徹爲通故劇徹改爲劇通後來之臣安得敢以徹爲名乎王莽始封新都侯既而定有天下

之號曰新東漢封侯必不更以新都爲號大抵六朝以來譜牒之書多附會不足信爲人作文不能斥其依託謬妄也然而辨不可少矣自記